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晉

王胡之 字修齡司州刺史先為庾公記室參軍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胡之與殷浩等登南樓理詠亮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後與謝安相善或問林公司州何知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王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謝傅常稱之曰司州可與林澤遊在謝公坐詠離騷九歌辭曰入

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習鑿齒漢習郁之後永和中為桓溫西曹主簿溫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符堅與諸鎮書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歲破襄陽僅得一人半謂習與釋道安也習跛一足故戲之桓玄時竊窺封豨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習以為名故字彥威

習鑿齒孫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叅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讎。習云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來荆州與習鑿齒相見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荅曰四海習鑿齒當時以為名對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二人摘其語以為戲

習鑿齒詠燈詩云煌煌見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

風煒煒風與燈升降

孫綽字興公與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王右軍並與之游日嘗山水弋釣之娛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孫興公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鼓吹

因自作天台山賦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啟云

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云恐此金石非中宮

商然讀至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

輒云應是我輩語

孫興公作列仙商丘子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收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日誦

心悲既成亦庾道恩庾見慨然遂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琳字弘道謝奉字也

殷洪遠融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惔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郝隆字佐治嘗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旣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

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袁喬字彥升小字羊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簡文問孫綽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

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燦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燦兮錦衾爛兮予美亡

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悵尚盧陵長公主主見

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袁宏字彥伯小字虎為桓溫記室參軍桓嘆袁倚馬前令作露布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王珣極歎其才

袁虎少貧以運租為業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

也其詩曰周昌梗概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

器。棟梁天表骨。陸賈獻辭紛。時與酒檮杌婉轉

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

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

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

九。唱。頁。此。欲。何之。尚佳其卒有勝致即遣要迎

談話中旦自此名譽日茂

袁宏始作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一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

風鑒散朗。或搴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溫泫然而止

袁宏東征賦。都不道陶長沙(侃)陶胡奴(範)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荅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讃(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謝安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應聲曰輙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台坐嘆其要捷

桓宣武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宣武命作北征賦時王珣伏滔在坐桓令滔讀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寫字一句

足韵或當小勝袁郎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當共推此生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桓公嘗請參佐入宿袁伏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然袁每以為恥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悅之子小字虎頭後拜虎頭將軍桓溫嘗言長康體中癡黠各半世云有三絕文絕畫絕癡絕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松栢之質經霜彌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顧長康初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桓治江陵城甚麗嘗從江口會賓僚曰能目此城者賞時長康應聲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贈以二婢後拜桓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

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顧長康作殷荊州仲堪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桓南郡玄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欬頭炊飯，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長康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尤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蔽人，不見己。愷之書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嘗賦神情詩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戴逵字安道善琴武陵王使人召之乃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十歲時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終當致名中年畫行像甚精妙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逯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戴安道與王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

二物之間遂共爲之讚曰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樂乃開百客秉之隗若山頹自絶群動耳隔迅雷萬異旣冥惟無有懷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封東亭侯弟珉字季琰小字僧彌兄弟皆壻謝氏王獻之爲中書令珉代之時稱大令小令

王珣郗超並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荆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孝武帝崩王珣為哀策出本示其族子誕曰猶少叙節物一句誕使攬筆益之棲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嘆美因而用之

王珉少有才藝與珣並有名而聲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王僧彌與嫂婢謝芳姿通情好甚篤嫂箠撻芳姿過苦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而僧彌好持團扇嫂令芳姿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歌曰白

團扇辛苦五流離是郎眼所見僧彌聞之問曰柰何遺却芳姿應聲又歌曰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王恭字孝伯與族子忱少相善齊聲見稱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使

孝武太元末王恭鎮京口民間忽有謠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黃頭小兒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又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〻被拉颯棲黃字頭恭字上也小字恭字下也時王國寶諂事會稽王道子權動内外恭與王珣惡之乃上表罪狀國寶遂舉兵反詔賜國寶死未幾恭司馬劉牢之執恭斬之悉如謠言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一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以之成其文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旣稟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族芳郁

桓玄 溫之孽子也小字靈寶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

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及
殷仲堪失職倚玄爭為援乃以子弟交質
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嘗問劉
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
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
曰柤梨橘柚各有其美

桓玄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玄被召作太
子洗馬船泊
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
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
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
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隆安初殷仲堪為荆州刺史童謠云芟籠目繩縛

腹、殷、當敗、桓、當、復、時仲堪恐桓玄踐虛乃與楊

佺期結婚爲援玄引丘擊殺之遂有荆州

桓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

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元興初司馬

元顯稱詔伐玄玄遂舉兵反元顯軍潰玄入建

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時有謠云長干巷

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郎君謂元顯

也及玄敗走諸桓悉誅焉

桓玄既篡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車無軸倚孤木縄縛腹芭籠目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玄死果以繩縛其屍芭籠其首沉諸江中又謡云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吳隱之字處默小字附子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華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吳隱之介立有清操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于湖

亭之水隱之嘗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義熙初廣州有童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又云蘆生漫漫竟天半蘆㯉㯉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時盧循冠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安帝乃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循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果應天半之言後為劉裕所破竟不得入石頭其黨悉斬伐如草木之成積云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也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爲彭澤令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時謂爲潯陽三隱元嘉中卒世號靖節先生

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稍就取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淵明嘗於夏月高卧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淵明宅邊多種菊每携酒吟咏其賦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又曰秋菊有佳
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
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嘗九月九日出宅邊
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見白衣人擔酒至乃江
州刺史王弘送酒也卽便就酌醉而歸
江州刺史檀韶請周續之與李士祖企謝景夷三

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

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何宣俟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佟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客淵明

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癡諸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皆絶一咲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啣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跋尾者謂形天無千歲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啣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元人鄧文原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黄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屈光不似羲熙時貢師泰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

前析莫放飛
花過石頭

盧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脩

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别好事

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

淵明將逝之夕自作挽歌辭其一曰有生必有死

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

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

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

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其二曰在昔無酒

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

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相送出門去。歸來夜未央。其三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宅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倡使左右齊和袁山

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

尭山堂外紀卷十二 終

堯山堂外紀卷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宋

武帝裕 小字寄奴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後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帝問何爲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後人遂名此藥爲劉寄奴

初武帝引謝誨爲太尉主簿從征關洛帝於彭城

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才並作

武帝將北伐登城屬詠謝晦誦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焉傷心肝不覺流涕因之輟駕

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又云都護北征去相送落

星墟帆檣如芒檉都護今何渠丁都護郎丁旿也驍勇有力帝每欲除異已必令旿拉殺之時人語曰莫跋扈付丁旿齊高帝欲除異已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𥳑付張付桓康二事旣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初封宜都王

元嘉十七年文帝袁皇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其歌曰紅藍與芙蓉我色與歡敵莫案石榴花歷劉聽儂摘又曰千

葉紅芙蓉照的綠水邊餘花任郎摘慎莫擺儂蓮又曰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曰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又曰芳萱初生時知是無憂草雙眉畫未成那能就郎抱又曰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又曰五鼓起開門正見歡子度何處宿行還衣被有霜露又曰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又曰非歡獨

憹憹儂意亦驅驅隻灯俱時盡奈許兩無由又

曰種蓮長江邊藕生黄蘗浦必得蓮子時流離

經辛苦又曰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

水香儂作博山鑪又曰罷去四五年相見論故

情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

元嘉十七年帝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時臨川王

義慶爲江州相見而哭帝聞而怪之徵還義慶

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

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其詞云籠窻窻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蓋謂其妾也後世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歌云可憐烏臼烏強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烏生如欲飛飛飛各自去生離無安心夜啼至天曙

隨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歌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上水郎擔篙下水搖雙櫓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入言

襄陽樂樂作非儂處乘星冐風流還儂揚州去

樂錄有碧玉歌亦宋曲也一名千金意碧玉汝南王妾名其詞曰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愧無傾城色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君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謝晦字宣明與檀道濟同從武帝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初武帝疾甚謝晦傅亮等同被顧命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爲荆州刺史令居外爲援文帝卽位誅羨之等欲并討晦晦舉兵及軍敗被執從子世基坐從將刑世基爲詩曰偉哉橫海鯨壯矣

垂天翼一旦失風水飄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倂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謝靈運玄之孫小時寄養于杜明禪師杜明夜夢東南有賢人相訪因建夢謝亭晉時襲封康樂公嘗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每文竟手手自寫之書法兼妙文帝稱爲二寶與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及第惠連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遊時人謂爲康樂四友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泊舟溪旁見

二女浣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俄而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蹤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過二三里其弟亦來訪與偕回後人以康樂回處曰大郎回其弟回處曰小郎回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惠連十歲能屬文康樂賞愛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歷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筆輒偷定之後

造猗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謝靈運別字離合詩云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離口字加我懷纏綣。口詠情亦傷離力字劇哉歸游客處子勿相忘離刂字口力刂合成別此離一字偏旁爲兩句而六句奏合爲一字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

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
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
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
險旅客易山行。

會稽守孟顗事佛精懇每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
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與癡人事顗益恨之遂表靈運有異志帝惜其才不罪以爲臨川内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復爲有司所糾乃遣使収之靈運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論斬帝以謝玄勳宜宥降死徙廣州再爲有司所奏乃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

盡稽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後霜栢。納納衢風菌。邂逅竟無時。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下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惟顧秉怨親同心朕

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端午鬭草欲廣其物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乃剪棄其餘

顏延之

字延年與謝靈運齊名性褊激號顏彪有愛姬盪之墜床其子竣怒殺姬延之大痛坐靈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屏風壓之惧而墜地因病卒

顏延年疎誕好酒不能取容當世劉湛言於彭城

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無能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叙也獨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不在五君之列湛及義康以其詞旨不遜大怒欲黜遠郡於是延之屏居不與人間者七載文帝嘗召延之頻日尋覓不值帝曰但酒肆中求之依旨訪覓果在酒肆躶身自挽歌了

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嘗遇何偃於途偃遙呼曰顏公延之怪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何長瑜司空無忌族也謝方明使教惠連讀書靈運以爲當今仲宣載之去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有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目盡加劇言苦句臨川怒以白文帝除爲廣州增城令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于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

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何勗與殷淳之子孚共食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孚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何勗已

有所送而王徽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王歆之

王歆之嘗爲南康劉邕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與元會並坐邕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否歆之因效孫皓歌荅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穆之之

孫也性嗜瘡痂以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范曄字蔚宗母如厠而產頭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字文帝朝拜太子詹事

陸凱與范曄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兼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曾國孔熙先以范曄志意不滿說曄弒帝立彭城

王義康骍猶豫未决熈先曰丈人奕葉清通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丈人曾不耻乎骍門無内行故熈先以此激之骍反意乃决謀泄被収帝有白團扇甚佳送骍令出詩賦美句骍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爲循覽悽然

范詹事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在生已可知來緣懵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

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及臨刑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曄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

袁淑（字陽源丹陽尹豹少子也文帝朝爲太子左衛率太子劭謀爲逆淑切諫左右引之出曰此何事而可罷劭竟殺淑遂弒帝）

袁淑嘗詣彭城 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

拜衮之歳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士衡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袁陽源不附劉湛大相乖忤陽源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久病免官

袁淑戲作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粮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忼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斯實爾之功也音隨

時興晨夜不黙仰契玄象俯叶漏刻雖挈壺著
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
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應聲斯又爾之鳴也青
脊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目耳雙磔斯又爾
之形也嘉麥既熟寔須精麫負磨回衡迅若轉
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
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
廬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

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
朱廬封爾爲中驢公
袁淑又戲作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
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
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沉精標羣形於玄質
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
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
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蹢

彰于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于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歡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其封爾爲大蘭王

鮑照字明遠王子頊鎮荆楚辟爲叅軍遂祭室黄梅今邑治即照宅也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照本名照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

鮑叅軍見賣玉器者或人欲買疑其是珉不肯成

市作詩戲買者曰涇渭不可襍珉玉當早分子
實舊楚客蒙俗謬前聞安知理宰宋豈識質明
温我方歷上國從洛入函轅揚光十貫室馳譽
四豪門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寧能與爾曹
瑜瑕稍辨論照初謁臨川王義慶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于是奏詩義慶大奇之賜帛二十尺
湯惠休初入沙門孝武帝命使還俗贈鮑參軍菊

詩曰玳枝兮金英綠葉兮金莖不入君玉杯低彩還自榮想君不相豔酒上觀塵生當令芳意重無使盛年傾鮑荅詩云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岡草味貌復何奇能令君傾倒玉椀徒自羞爲君慨此秋金蕊覆牙柈何爲心獨愁

鮑參軍作數目詩云一身仕關西宗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輝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

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祖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奇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鮑參軍井字謎云。一形二體。四支八頭。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為十者四也五八即四十也

又土字謎云。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又龜字謎云。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刀。左邊屬雙牛。

鮑參軍有妹名令輝歌詩往往斷絕清巧寄行人詩云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照常答孝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王玄謨 元嘉末首建北伐之謀文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王玄謨御下少恩時宗越爲將尤嚴酷好刑誅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遂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孝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王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餐。㼌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沈慶之（字弘先爲建威將軍大破山蠻羣蠻皆稽顙慶之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

沈慶之目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孝武嘗歡飲羣臣逼令作詩慶之請顏師伯執筆口

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美蕭試等嘗笑慶之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孝武帝駿文帝第三子小字道民初封武陵王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至帝始大修之土木俱被錦繡

徐幹室思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

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孝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

如日月迴環晝夜生一時諸賢共賦遂以自君

之出矣爲題

孝武帝用悲客他方四方字離合雜言云霏雲起

兮汎濫雨靄昏而不消（離非字）意氣悄以無樂音

塵寂而莫交（離心字非心合成悲）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

以戎昭（離宀字）闇盈圖記門滿賓僚（離各字穴）仲秋始

戒。中園初凋。離字亻池育秋蓮。水滅寒漂。離也字合他指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離二字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離刀字二刀合成方

謝莊字希逸子五人飈朏顥𣘦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自莊及朏至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為吏部尚書

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袁陽源文冠當時賦畢賫示謝希逸時希逸賦亦竟其文云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羣漸。容與鴻軒。

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激銀漢集場棲圃曄若天
桃被玉園袁見而嘆曰江左無我鄉當獨秀我
若無鄉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孝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
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延之對
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
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
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

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謝莊代顔竣爲吏部尚書竣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温美有諠訴者常懽笑荅之時人語曰顔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

王彧 字景文與明帝名同故稱字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韞何偃爲一雙唐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

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

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帝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何偃字仲弘父尚之元嘉中爲丹陽尹立宅南郊外設學以聚生徒謂之南學偃子戢戢子憲景憲景子昌寓昌寓子敬容五世爲吏部尚書偃孫點胤求並棲遁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求曰東山是謂何氏三高

王絢彧之長子是何尚之外孫年六歲聰穎非常

尚之特加賞異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爲耶耶乎文哉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爲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吳蜀之人呼文爲耶翁郎指尚之舅皆偃

晉熙王昱字休通文帝第九子

廢帝立以昶爲徐州刺史人間言昶有異志帝欲加誅討昶卽起兵統内數郡無應者知事不捷乃棄母妻奔魏惟妾一人騎馬自隨在道慷慨

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人甚憐之昶後甚爲魏孝文所禮重使都督吳越彭楚諸軍事鎮徐州卒謚曰明

丘靈鞠遲之父䘵領驍騎將軍丘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江妨我輩塗轍後入梁爲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嘗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笑曰何如我未進時

孝武帝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有云雲橫廣

陌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卽轉爲北平參軍帝與羣臣上貴妃墓令醫術楊志哭之志甚鳴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丘靈鞠嘗詣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袁粲字景倩淑兄子世稱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宋末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之褚淵發其謀粲兵敗遇害淵獨輔政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劉侯彥節子也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哀彥節與袁景倩謀誅蕭道成不剋死侯亦被害